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台灣文學中客家現代詩的現狀與發展。客家現代詩大約在 1970 年代左右才開始有人以客家白話漢文創作。中壢的潘芳格女士是首開風氣的女詩人，一直到了 1990 年代黃恆秋先生出版了他的客家詩集「擔竿人生」後，才有更多客家詩人加入客家詩的創作行列。經歷十多年時光，客家詩才在台灣文學裡受到重視，才有更多客籍男女詩人出版詩集，繼續以客語和北京話國語兩種語言書寫現代詩。大致上說來，客家現代詩的發展在質量並進的態勢上進行，這是可喜的現象。有些客家詩作更跨越族群的語言障礙，受到非客家人的喜愛和欣賞，或編入客家教材。

客家現代詩到底寫些什麼，這是大家比較有興趣的問題。要談客家現代詩可能要瞭解客家民族的性格。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客家民族的精神內部兼具有保守與革命兩種性格。兩種性格相互協調，也互相衝突。被生存環境和歷史所決定，因此很多現代革命家和國家領導者具有客家血統。客家民族另一個特性是勞動民族性格，特別是女性不但是經濟生產的人力，且支撐了整個家庭的勞動家務。這些性格特質表現在文學藝術中，就創生了客家山歌的偉大藝術。

因為客家人的長期遷徙命運，一直居住在荒僻山區，因此產生了客家人的山歌。山歌是文學與歌唱兩種元素譜成的藝術，客家山歌可以說是客家人寶貴的傳唱文學遺產，也可以說是客家人特有的勞動民歌。當客家人聚在一起時，一定要唱山歌，山歌一唱心就爽，表情也像花開一樣美麗，很自然熱情，也充滿了陽光般的情緒。

山歌的傳統精神多多少少影響了客家現代詩的內涵，客家現代詩也延續了部分山歌文學的精髓，這種傳接表現在客家現代詩的創作上，也使客家現代詩與山歌文學有許多共同的文學形質。

客家山歌所表現的內容大略可分為四個面相。山歌的第一種內涵是勞動歌唱，特別是在山田裡工作的客家人。第二種內涵是人際關係的歌詠，像親情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第三個內涵是對人間事物的感懷，有悲嘆、有教導，也有誠訓。第四個內涵是情愛的對唱與抒發，特別隔著山的勞動男女，在山的掩藏下熱情的解放開自己的青春與情愛，我認為客家山歌最偉大的就是男女山歌，它不但解放了女性在客家社會中的「工具」性身份，在大自然的土地上引吭高歌，毫無保留的發洩內心與身體的情念，使女性與男性站在平等的舞台上，以文學和歌唱熱情的對唱。

台灣的客家現代詩大致上也表現了與山歌相似的內涵，只是有些內涵因時空環境的不同而呈現了現實情境的差別罷了。

現在我要跟大家來介紹我很尊敬的客家女詩人，這位女詩人住在中壢，她叫做潘芳格女士，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先生是醫生，受過日本教育，所以她能用日文、國文及客語漢文寫作，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日文，她的詩所表達出來的東西，是信仰的感情及歌頌的感情，另外也寫對社會的關懷，對台灣社會的關心，對民主運動的關心，對台灣人內心精神面的分析與描繪。

第一首詩是「有光在該位个時節」，她這樣寫「在該位有光，看到光粘皮，心就喜歡快樂有希望，光實在係好个東西，有光在該位个時節，有希望有喜樂有安慰，个因為愛點光，比麼儕都會去，走上走下忙忙碌碌」。這就是她的第一首詩，這首詩寫作的時間是一九七〇年代，那個時代台灣的政治還沒解嚴，台灣的思想還沒有那麼開放，台灣人對文學的表達還沒那麼清楚，台灣文學還沒那麼光彩，在那時候很多人陷在自己顧自己的半隔絕情境。心裡面有什麼事，自己沈默得放在肚子裡，但是潘方格女士她卻在詩裡表達出來說，「世間有光，光會點出愛，愛會點出光，大家要快去，走上走下忙忙碌碌」，就是說人生要追求生命之光，這就是她第一首詩。

現在我來念她第二首詩「平安戲」，台灣全國每年都會演平安戲，客家人也有演平安戲啊，平安戲演什麼呢？潘芳格女士就跟大家說平安戲到底是什麼樣子，「年年都係大平安，年年都作平安戲，只曉得順從个平安人，只曉得忍耐个平安人，圍戲棚下，看平安戲。个係汝兜儕肯佢作个呵！儘多儘多个平安人，情願佇戲棚下，咬甘蔗含李仔鹹，保持佢个一條老命，看平安戲。」，平安戲就是講這個國家會平平安安，社會家庭全部平安，大家來看平安戲，看了平安戲大家就平安，但是這首詩就是在問說，這樣到底會平安嗎？演了平安戲就會平安嗎？在當時的社會，台灣還是一個思想精神很鬱卒的時代，若是這個時代不平安，你看平安戲，到底會不會平安，另外她也質疑這個時代若是不平安，是不是你們大家讓時代不平安的？那你們要怎麼樣，要接受這樣的情況或是要改變它，這就是潘芳格女士在「平安戲」這首詩想要表達的更深層的意義。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就是一位屏東縣長大的客家詩人——曾貴海，這位詩人他是一位醫生，小時候就是在鄉下長大，他出版過一本客家詩集叫做「原鄉夜合」，他的詩有寫人物、有寫景色、有寫勞動婦女的形象，有寫情愛、也有寫抽象的題材，就是說他將客家詩裡面文字用法，變到可以做一個文學成熟的工具，也就是說客家語文可以寫很好的文學，很美的文學，可以表達客家詩人想要表達的想法。我現在來讀兩首曾貴海寫的客家詩，第一首就是寫「夜合」，他的副標題註明這首詩是獻給他的妻子跟客家婦女，這首詩就是寫給客家所有勞動的婦女，歌頌客家婦女的勞動精神。詩這樣寫的「日時頭，毋想開花，也沒必要開分人看，臨暗，日落後山，夜色跔山風湧來，夜合，佇客家人屋家庭院，惦惦打開自家體个香，福佬人沒愛夜合，嫌伊半夜正開鬼花魂，暗微濛田个舍路上，包著面婦个人家，偷偷摘幾蕊夜合歸屋家，勞碌命个客家婦人家，老婢命个客家婦人家，沒閒到半夜，正分老公鼻到香，半夜，老公捏散花瓣，放滿妻仔圓身，花香體香分毋清，屋內屋背，夜合，花蕊全開」。

曾貴海的另一首詩叫做「田舍臨暗」，曾貴海這位醫生詩人，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回到故鄉老家時常坐在他家的田埂前看太陽下山，這種感想就讓他寫出「田舍臨暗」，他怎麼寫呢？我念給大家分享一下，「田舍臨暗，煮熟个紅日頭，龜做一粒大圓板，對筆直个檳榔樹中間，慢慢溜落雲層梯个仔，坐在海面搖來搖去，夜色像細雨毛仔，靜靜飛落鄉村田舍，田坵上个人影，愈看愈黑愈像一堆小

稈棚，一群又一群鳥仔飛過來，啄走臨暗个光彩，飛歸鳥竇，天地分一大塊黑布朦著目珠，掀開來，變出來一隻大月公」，這首詩就是寫客家庄田園的景色，既寫景又帶有童詩的味道，所以這首詩已經是跟山歌的感情山歌的方法有一點不一樣，屬於更現代的寫法。

我剛才說台灣客家現代詩，女詩人的表現不會輸男詩人，所以我現在來介紹第二位女詩人利玉芳。利玉芳是屏東內埔人，一九五二年出生，在戰後世代具有代表性的客家女詩人，她跟潘芳格女士一前一後，互相表現出客家女詩人的風采，雖然她寫的客家詩不多，不過每一首詩都有一定的水準，利玉芳女士用她女性特有的敏銳感覺，用她迷人的語言、用很明確而有創意的意象，在台灣詩壇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不論用北京話或用客家話，她的詩保有相當好的品質跟感動人的詩情，現在我就來讀她的詩來給大家分享。

我來唸一首她的詩叫做「稈棚」，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看過稈棚，但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對稈棚一定有很深的情感，這首「稈棚」她這樣寫，「禾埤尾的稈棚，係田舍人收藏个作品，係心舅毋使愁个火種，乾乾又燥燥个稈棚，一陣風吹來，有息把犁耙翻土个黃泥味，有春天蒔的臭青秧，有日頭搓草觸田流个汗臊，還有吐穗个稻香，親像一幅彩色个鄉村圖畫，疊到高高个稈棚，係肩頭放忒擔竿个心情，係水牛飽足个草量，稈棚下，係雞母帶子絡食个天堂，係細人仔掩日避屋个好所在」。這首詩對舊時代的農家，疊稈棚來燒火煮飯，用稈棚的草來餵牛，還有小孩子還小的時候在那邊掩日避屋，雞鴨在那邊帶子落食，這就是一種客家人生活裡面一個空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場景，所以她寫「稈棚」就代表客家生活一種特色的精神在裡面，我想「稈棚」一定會給很多三四十歲以上的客家人帶來深深的懷念與感動。

下一首我要介紹利玉芳女士的詩「掌紋」，掌紋，手掌的紋路，她這樣寫的，她寫「大人儕講，河川手个細妹仔使得出嫁，心肝肚暗中喜歡，我係河壩手，嫁來小村之後，定定仔看掌紋，生命線親視像故鄉東个港溪，連等阿姆个肚臍絆，事業線又像庄北个急水溪，順等彎彎个河路汨去，感情線河个壩唇，吹來鹹水草个味緒，恬靜个岸頂，還有息把野薑花个相思。」。這首詩表達出一個客家女性或者台灣女性，感情內心的某種秘密，這種想法跟傳統的想法有一點不一樣，她很大膽、很熱情、很坦白說出她內心的女人的感情，她用這個手紋來表達感情、表達事業，寫的非常好，後面最精彩的是說，她的感情線像河壩，河壩走來走去彎來彎去的，這感情線像河壩，吹來鹹水草味个緒，鹹水草个味緒是說一點很奇怪的味道，這個味道有野薑花的相思喔，野薑花開在河壩旁邊很白，野薑花就是野生花，野生花就是說這種感情有一種野生的思考，這首詩相當浪漫，也相當有異質的心理感情。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一位很重要的詩人，剛才我提到一九九〇年有一位詩人黃子堯，他的筆名叫做黃恆秋，他出版過一本詩集叫做「擔竿人生」，這本詩集可以說台灣客家現代詩第一本完整的詩集，這位詩人一方面創作客家詩，一方面寫台灣客家文學的理論跟歷史，是一位非常打拼的客家文學長工，他的詩非常平

實，寫出客家人所有生活面的東西，這位詩人寫出生命的感受跟他的感想，題材很豐富，客家人生活的風采大部分都被他寫入其中了，這就是黃恆秋。接下來我來介紹他的詩，第一首是「舊情綿綿」，這首詩看起來像是寫情詩，可能是寫給一位女孩或是以前分手的女孩，也可能寫給台灣，對台灣整個命運一種愛情的詩，他說「無度好去聽到，汝失去當久个消息，我又喜歡，又過實在緊張，心肝肚，爲汝寫好个千萬張信仔，做一擺想愛寄分汝，但係，我無汝个住址，尋毋到汝行過个腳跡，想者係細个台灣，經過係多个風吹日曬，汝到底愛樣般个景緻，安頓自家个手腳，不管係長遠个路途，永久無法度圓滿个願望，我會維持心肝肚完美个汝，爲汝安排千萬種个緣份，等候汝我睹到个一日，發出熟識又安慰个笑容」。有一天他遇到他很久沒見面的愛人，或是他心裡面擊念的台灣，他說遇到後會發出熟識又安慰的笑容，對他所愛的人或他離開的人，或者對他所愛的心中的台灣，發出他的笑容。

有人說客家社會若是將女性拿掉，客家這個民族蓋的房屋會垮掉，沒有人說客家民族將男性拿掉這個客家民族的房屋會垮掉，好像客家民族可以長久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是因爲女性的偉大，所以今天介紹的最後一位詩人張芳慈也是女性，一九六四年出生，台中東勢人，她當老師，她的詩集跟利玉芳有些相同，但是因爲她的背景跟利玉芳不同，所以寫的詩有些不同，等一下我會跟你們介紹她兩首詩不一樣的地方，不過無論如何她也是非常優秀的客家詩人，是代表台灣客家詩裡面一個很不一樣的很特別的女性詩人，現在我來念下面兩首詩。

她的第一首詩名叫做「下一站」，這首詩「下一站」好像說下一站後面還有一站，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她的意思是說這個下一站就是最後一站，因爲這站到了就是她的故鄉。每個人都會近鄉情卻，每個人回到故鄉去的心情很複雜，這種感情好像看到自己的媽媽，阿婆這樣的感情，所以下一站就是最後一站，就是心裡最希望來到的一站，她怎麼寫呢？她的詩是這樣寫的，「再過一個磅空，再過一個板鐵橋，過了街路，轉一個幹，遠遠个山城，木棉花正開，到咧，目珠金金，喊出來，早都看現現，下一站，故鄉个名，跔我个心肝肚，喊出來」。

她的另外一首詩是「甜板味」，三四十歲以上的客家人，一定會有這種共同的感情跟感想，甜板甜甜的味道在心理，特別從過年一直吃到中秋節，這在別的族群跟民族可能沒有這種體驗，因爲客家人相當節儉，他們將甜板曬乾後變成甜板絲，放著慢慢的吃，吃到中秋節，他就是寫這種感情，我念給大家分享一下，「硬翹翹个甜板，撮作籤，攤在禾埕方曬燥，食到八月半，逐擺過年，夫娘儕將自家，當作磨石，迷迷迴到三光半夜，甜板个味緒，細細口緊食，阿姆个艱苦啊，映入做妹儕心肝肚，續無半屑甜味」。這首詩說母親的艱苦，女兒吃到這個甜板味就感覺到母親的艱苦的一種心情，卻讓自己沒感覺到甜板味，這種味道是品嚐母親愛的味道，不是吃甜板的味道，但是這個味道讓她感受子女與母親之間，因爲甜板的甜味連接出來的甜蜜親情。這首詩透過特有的飲食文化特性而成爲感人的詩。

客家詩到底對現代文壇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對創作者或客家現代詩而言是比

較頭痛的問題。如果客家詩只是寫給少數客家人看，對客家現代詩未來的發展，一定是會受到限制，因此這也正考驗著客家創作者，也是創作者及客家社會的挑戰。不過，現在寫客家現代詩的詩人愈來愈多，詩的品質愈來愈好，而且社會也更開放，各族群的互動也更加頻繁，而且客委會和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對客家文化及現代詩都有相當大的助益，客家現代詩的創作者也受到相當多的鼓勵。

客家詩的發展存在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客家語文是不是已經成熟到可以用以作完整或完美的書寫工具，可以寫任何想表達的事物，包括寫景、寫歷史、寫現實生活、寫愛情、寫抽象的思想、寫明喻或暗喻。對於這個課題，就我個人的創作經驗來講，我認為客家白話漢文已經是一個完整和完美的書寫系統，只是等待作家們的努力和自我期許，創作出更多好作品。只有更多的好作品，客家現代詩才會有更正面的發展，才會有更令人期待的未來性。